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七 仕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四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有南方壯士力敵千夫來至此城詣影勝王所自言勇健弓馬無雙王見歡喜加之重祿授其大將時摩竭陀憍薩羅二國中間大曠野處有五百羣賊殺害商旅由斯兩界人行路絕時影勝王聞是事已命大將曰卿可往彼二國中間曠野之處屏除羣賊權住於彼時彼大將奉王敎已將諸左右往曠野中見彼羣賊將便獨進鋒矢交刃射一百人餘四百人尚來共戰其將告曰汝等莫前勿令俱死宜釋甲仗去傷者箭觀其活不諸賊聞已看被射者爲去其箭尋並命終方知大將善閑射法更不敢戰餘四百人求哀請活大將愍之慈心向彼即於二界築一新城總集諸人共住於此從斯已後名曠野城時此城人衆共立制若有嫁娶皆延大將先令食已方爲歡讌時有一人家極貧窶欲爲婚娶無容辦食以

命大將即自思念我貧無力請大將來令此新妻身未相觸宜當奉進以表素心便令其妻入將軍室方始歸家從此已後城內諸人以此爲式時有女子欲爲婚娶便作是念此城諸人久行非法自嫂妻室先與他人欲作何緣能絕斯事便於晝日衆人聚處裸立小便諸人見已皆叱之曰汝是童女理合羞慚何故對衆人前作非禮事女子報曰若對丈夫可有羞耻對諸婦女何所羞慚諸人報曰我非丈夫耶女子報曰若是丈夫者豈有自娶已妻先令他犯諸人聞已各起深慚即便共議我等可詳殺其大將伺彼入池洗浴之際諸人總集以劒刺之彼欲命終即便念曰非我本意汝自樂爲令實無辜枉斷我命遂發邪願願我捨此身後生暴惡藥叉食此城中所有男女發是願已尋即命終受藥叉身於此曠野叢林中住由其前身怨讎業故於此城中作大災害人多病死諸人知已皆往林中懺謝前過請於每日常輸一人以充彼食凡次死者於其門上懸牓告知或家主自

行或遣男女充其飲食時有長者於百神所求得一子初誕之時門上見牓其婦憂愁懷抱嬰孩悲啼而住夫從外來見牓而進知婦憂苦報其婦曰業屬如此事當奈何汝不須憂勿生愛戀宜將孩子送與藥又作是語已抱其孩子送至林處夫妻還歸昇高樓上四方觀察慇懃敬禮說伽陀曰

靈祇遍滿於世間　自伏諸根能濟物
我為孩子求哀禮　願見慈悲相救護

爾時世尊常以佛眼觀察衆生如餘廣說乃至如毋牛隨犢佛為憐愍長者妻子及曠野城中諸男女故知此城中堪受教化漸次遊行至曠野處為暴惡藥叉說微妙法令生淨信為受三歸及五學處乃至藥叉說頌請曰

云何丈夫最勝財　云何修行能引樂
云何味中為第一　云何命中為最勝

世尊告曰

信為丈夫最勝財　善法常修能引樂
諸味之中實語最　於諸命中慧為勝

藥叉請曰

云何足珍財　云何有名稱　云何人所敬
云何善友增　持戒有名稱　實語人所敬
世尊告曰
好施足珍財
無慳善友增
藥叉請曰
世間由幾生　由幾得名稱　由幾能成立
由幾能衰損
世尊告曰
世間由六生　由六得名稱　由六能成立
由六能衰損
藥叉請曰
云何離愚癡　晝夜無羈絆　能於緣不住
不怖於深坑
世尊告曰
定慧離愚癡　捨著無羈絆　於境緣不住
持戒越深坑
藥叉請曰
誰能渡瀑流　誰能越大海　誰能離諸苦
誰得心清淨

世尊告曰
信能渡瀑流　謹慎越大海　精勤離諸苦
有慧心清淨　汝今咸可問　沙門婆羅門
離實語布施　更有勝法不
藥叉答曰
我今何假問　沙門婆羅門　世尊大智海
能說眞妙法　我從今日後　遊履於人間
常禮佛世尊　敬重於正法　世尊大慈愍
降臨我住處　我今決定知　當盡生死際
爾時藥叉持此童子奉上世尊世尊受已授
與父母即說頌曰
蜜跡手授我　我手授父母　由手相傳故
應名曠野手
孩兒因此名曠野手年漸長大時曠野城未
有君主衆人共議此曠野手童子有大福德
親蒙世尊之所護念我等宜可策以爲王爾
時世羅苾芻尼從勝音城將除患大臣女名
曰紺容付與妙音長者令其養育年既長成
儀容端正衆所愛敬國內無雙時摩竭陀國
影勝大王憍薩羅國勝光大王憍閃毗國明

勝大王及廣嚴城栗姑毗等并餘貴族咸賫信物各遣使人來就妙音求紺容女長者愁惱作如是念來求女者多是國王我若不與皆生怨恨容害於我報紺容曰今隨汝情堪爲偶對可自選取時諸王使并餘貴族不期而會於妙音長者苑園中住時彼長者即以種種上妙衣服無價珠瓔莊飾紺容令乘大象手執華髻往衆人處汝所愛樂堪爲夫者當以此華擲彼身上紺容即便詣衆人所問言曠野手王住在何處衆人指示女即以華

望彼而擲作如是語佛於藥叉手中所受童子當爲我夫諸人聞已咸皆四散妙音長者知女意至即爲嚴整上妙象馬僕使車乘種種衣服飾以珠瓔禮送紺容往曠野處夜闇門閉無由得入權居門下假寐通宵爾時世尊觀見曠野手堪應受化乃至廣說若曠野手與紺容相會者染愛纏縛於生死中未能出離無階聖果爾時世尊知是事已即從王舍往曠野城至彼城隅日光遂沒即於其夜卧牛跡搶地時曠野手聞佛世尊來至城外

卧牛跡搶中天既曉巳時曠野手欲禮世尊出城門下見紺容女車馬僕從問是誰女宿此城門時紺容女具以來意答曠野手王聞是事令往宮中時王詣佛所稽首白言世尊不審大師宿在荒田得安隱不世尊告曰曠野手於此世間得安隱眠者我爲第一爾時世尊說伽陀曰

能除於罪惡　不被欲所繫　離染歸圓寂
彼得安隱眠　能除熱惱病　一切希望斷
其心常寂靜　彼得安隱眠

爾時世尊爲曠野手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即於座上證不還果廣說如阿笈摩經禮佛足巳從座而去既還宮巳語紺容曰我捨諸欲更不躭樂汝雖來至隨意去住無人遮止紺容曰我樂住此願與佛子爲給侍人時曠野手爲佛及僧於此城外造僧住處四事供養無所闕少廣說乃至曠野手王遇疾而死生無熱天既起三心來詣佛所禮足而坐世尊告曰汝曠野手因何業故生無熱天即以伽陀答世尊曰

我由見世尊　及得聞正法　供養於僧衆
曾無猒足心　受行勝人法　遠離於貪愛
於三事常修　故我生無熱

時曠野手天子頂禮佛足忽然不現時諸苾
芻夜見光耀咸皆有疑曉請世尊曰彼曠野
手曾作何業纔見紺容從斯已後得不還果
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有大臣子
兄弟二人住居林野大名手足網鞔小名無
網鞔大者修得五通小者就師受學其師有
女名曰妙容顏貌端嚴年漸長大情希出適
至學生所作如是語父母令我與汝爲妻彼
聞不許其女遂瞋學生恐怖即便逃走女尋
趂及邀遣爲夫學生固守不隨所願女便執
刀欲斬其首爾時學生知不免難即便合掌
作如是說南謨大仙網鞔手足纔歸命已仙
人應至即便攜去共至山林牛跡搶處令其
出家教修勝法證得五通汝等苾芻往時大
兄五通仙者即我身是彼小弟者即曠野手
是彼妙容者即紺容是我於往昔見將被害
攜至山林令得五通離女怨對我於今日還

令免彼紺容所逼於生死海得永出離是故汝等於有漏中速求捨離爾時諸苾芻復有疑心請世尊曰何因緣故此曠野手纔初生已將與藥又用充飲食世尊至彼令免厄難佛告諸苾芻汝等善聽當爲汝說乃往過去於一城中王好食肉時有一人欲求於王以雞奉獻王得雞已將付廚人令充羹臛彼獻雞者素有悲心便作是念我今不應進奉活雞令彼屠割即持倍價就廚人所求贖而放遂便生念此雞無辜緣我進獻幾將被殺此之惡業願勿受報我復贖放所有福業令我來世遭厄難時得勝大師來相救濟汝等知不往時獻雞者即曠野手是由昔願力令免厄難如是應知爾時曠野手身亡之後紺容還向憍閃毗妙音長者處時憍閃毗主鄔陀延王聞紺容女未被男觸還來本家便問大臣妙音共爲禮娶置妙華樓侍女千人令無闕乏每於日日與金錢一千其侍人內有女曲脊因以爲名時曲脊女於日日中常以千錢買香供給於香店處共賣香男子密媾私

情將五百錢以充食直餘有五百買香而歸後於異時共賣香男子同心設供請佛及僧廣說乃至食已聽法既聞法已即於座上俱獲初果既見諦理即便實用千錢買香持還宮內紺容夫人見彼塗香多於餘日便問其故彼曲脊女皆以前事具實白知是時紺容見其希有告侍女曰我身有難無容輒出汝可日日往世尊所聽妙法已來為我說彼即往聽還至宮中紺容夫人自居勝座令彼說法曲脊告曰聽法之儀不應如此夫人知已

仕七

八

為敷勝座自居卑下請其說法既聞妙法證不還果時有外道婆羅門是磨沙國人名曰無憂婦名舍利後生一女色貌端嚴人所愛樂因名無比年漸長大自作是念若人與我容儀相似者當與為妻爾時世尊到憍閃毗次行乞還本處飯食訖住閑林中時無憂外道來至佛所觀佛容儀無能比者遂作是念今此丈夫儀容殊特得與我女為婚對者豈不樂哉外道還家告其妻曰我女得夫儀容相似可具瓔珞共為婚娶婦便問曰彼是何

人答曰是沙門喬答摩婦聞語已說伽陀曰
我曾於國中　見大仙乞食　行於不平地
隨彼足高低　如斯之大人　豈念於妻子
時無憂婆羅門聞斯語已瞋而告曰
舍利非善徵　吉祥言惡相　縱彼心精進
有大威神力　若見無比女　便生愛樂心
作是語已便以名衣諸瓔珞具莊嚴其女父
母隨從送向佛所便於路中見佛足跡千輻
輪相無憂見已報其婦曰此是女夫行處舍
利觀見佛跡端嚴以頌報曰

染欲之人跡不正　急性多瞋踏地堅
愚癡者跡不分明　此是離欲人行處
我觀是相定非無比對偶之人無憂重說初
頌報曰
舍利非善徵　吉祥言惡相　縱彼千輻具
有大威神力　若見無比女　便生愛樂心
次復前行見佛世尊卧草褥處報其婦曰此
是女夫所卧草褥舍利觀見草褥不亂報曰
染欲人卧多穿穴　瞋者卧處草敷堅
愚癡人卧草縱橫　此是離欲人眠處

我觀是相定非女夫之所眠處宜當旋踵共
還故居無憂重忿報曰
舍利非善徵　吉祥言惡相　縱彼草不亂
有大威神力　若見無比女　便生愛樂心
作是語已便共相將往至佛所無憂即便說
伽陀曰
仁當觀此女　美貌具莊嚴　須妻我見授
顏容妙相似　猶如十五夜　星月共相輝
世尊聞已便作是念若我與此無比女人作
慈愍言者此女必當別我去時情生顧戀因
此命終我今宜應現瞋忿相共其父語作是
念已即向無憂說伽陀曰
魔王奉三女　端正世無雙　瓔珞盛莊嚴
我不生欲意　況此卑賤身　不淨遍充滿
令我足指近　亦無如是事
時無比女聞是語已心生忿惱觀父低頭于
時無憂瞻仰尊顏而說頌曰
我女容華盛　端嚴無與比　仁今何所為
無心相愛念
世尊報曰

世間愚癡人　於境生愛著　若觀斯美女
遂使心迷倒　我是第七佛　獲得無上果
如蓮出水中　不被欲塵汙
爾時無憂婆羅門及無比女聞是語已捨佛
而去時有外道出家老苾芻去佛不遠見無
比女便生染愛請世尊曰
佛眼遍明朗　受斯無比女　與我爲妻室
隨情當受用
佛聞此說默而不答時老苾芻染心逼故復
白佛言

此是佛衣鉢　錫杖及君持　并戒並相還
我今隨女去
彼老苾芻即棄衣鉢并捨學處至無憂父所
報言與我無比以充妻室其父罵之嫌不與
語所願不遂便歐熱血因此命終時諸苾芻
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因緣將無比女奉
上世尊不爲納受佛告諸苾芻非無因緣汝
等當聽乃往古昔有鍛師家唯生一女年雖
長大恃自工巧不嫁與人然此鍛師能以鐵
針一枚置於水上而不沉沒時有婆羅門童

子妙閑斯技於一針穴投以七針浮之水上亦不沉沒時此童子欲伏鍜師詣其門下唱言我有針賣須者當取女便出門笑而報曰汝是愚癡人　或可無心識　今來鍜師舍而云我賣針

童子亦笑答
賢首我非癡　不是無心識　欲定彼憍慢
詣此云賣針　汝父若知我　有斯勝技術
必以汝相娉　并家所有財
于時鍜師聞是語已問童子曰汝之技術爲實爲虛即自浮一針彼便浮七於彼童子便生愛樂遂許其女娉與爲妻童子告曰我是婆羅門族姓高勝豈鍜師種爲伉儷耶捨之而去汝等苾芻往時婆羅門者即我身是鍜師者即無憂是女者即無比是汝等苾芻我於往時具足煩惱尚棄其女況今離欲爲無上師而生貪染如是應知時諸苾芻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老叟苾芻由無比女遂致命終佛告諸苾芻汝等善聽此老苾芻非但今日由無比故自取命終乃往昔時亦相因

故而致命終於過去時有城名師子劫王名師子頂爲大法王時世豐樂人民熾盛無諸怨爭干戈征伐諂僞惡人共相侵害亦無灾横及諸病苦稻蔗牛羊在處充足等觀兆庶猶如一子時此城中有一商主名曰師子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所有珍貨及諸貲産僮僕傭人無所闕乏庫藏盈溢如毗沙門王於同類族娶女爲妻雖久共居竟無男女爲求子故祈禱神祇遍諸天廟山林河沼及同生天希望後嗣汝等苾芻世人皆云由乞求故便

獲子者此誠虛妄斯若是實人皆千子如轉輪王然由三事方有子息一者父母交會二者其母身淨應合有娠三者中有現前商主與子業緣運會時有一天從勝妙天下應受貴位託蘊婦胎若聰慧女人有五別智一知男子有染心無染心二知時節三知從彼人得四知是男五知是女若是男者居在右脅若是女者居在左脅時彼人婦稟識聰慧知胎居右喜告夫曰商主知不我所懷孕必是光顯宗族現居右脅是男不疑商主聞已即

大慶喜作如是語我從久來常思繼嗣願得善子紹我家業不墜家門我既長養終懷返報廣爲惠施福利親族我没世後稱憶我名而爲呪願願我所有尊祖父母受生之處以福莊嚴即置其妻於妙樓觀縱意而住隨時涼燠供給所須常令女醫爲調飲食冷熱合度六味無差所不宜者皆不令食奇妙瓔珞以爲嚴飾譬如天女遊歡喜園乃至未誕以天居止牀座足不履地目不觀惡色耳不聽惡聲時經九月便誕一男顏貌端正見者歡

喜身色如金頂圓若蓋垂手過膝目若青蓮額廣肩長鼻高脩直衆相圓滿人所稱歎經三七日已集諸親族商主以兒告諸親曰此兒今者當作何字衆共議曰此是商主師子之兒可名師子胤其父以兒授八乳母二供乳哺二作襁持二爲洗沐二共歡戲此子既爲八母供承無所乏少常以乳酪生酥熟酥醍醐及餘上妙甘美飲食而用資養速能長大如蓮出池漸至童年學諸技藝筭數書印取與出納皆盡其妙辯說開解智識聰明於

八種術善能瞻相所謂男女象馬寶衣木宅其父爾時於春夏冬爲造三殿并三苑園置三姝女謂上中下昇妙樓觀奏諸伎樂而娛樂之商主師子於日日中自知家務日旰忘食其子見父躬自勤勞白言日晚何不時食父便告曰豈常受樂辦家業耶子聞此語作如是念我父年尊自知家務寧得閑縱貪爲逸樂宜自經求以濟生業即白父言口腹之重須自馳求坐食父財是事不可我今欲往入大海中求覓珍寶父告子曰汝今不應辛苦自作馳求今我庫藏中多有財物金銀寶貨隨汝受用假使日日費用米麥亦不能盡乃至我存任情取用我過世後隨意經求子頻啓父我欲汎舶暫至寶洲父見慇懃從其所願告言隨汝意去可於苦事當忍受之其父即便擊鼓宣令普告城邑遠近商客諸君當知欲求珍寶者可與商主師子胤同入大海所在經過不輸稅直海中貨物普當備辦時有五百商人聞是告已集商主處共結行期既知期已各辭父母告別親知選擇吉辰

將諸貨物人擔馬負隨商主去展轉城邑行至海濱商主遂以五百金錢雇船入海并覓五人一能遠望二能鼓棹三能修船四能潛泳五能執柂于時柂師將欲舉帆普告商人曰大海之中厄難非一或猛風卒起漂泊山隅或鯨鱗鋸牙穿船沉沒君等不應於急難時無所憑據宜將浮物各自防身時諸商人聞斯告已共相謂曰大海安危難可預識我等宜應隨柂師語各求浮物以自防身或將版木或持皮囊或浮瓠等俱至船所既入大海遇摩竭大魚碎破船舶時諸人衆各憑浮物出沒隨波宿業緣運餘命未盡遇值北風漂泊南岸至赤銅洲彼有衆多鳴鶴羅刹女在此居住時羅刹女隨樂變形若見破落商人能作美言詐為誘誑於其城上竪二幢旛一名慶喜一名恐畏此幡若動表吉凶相商人既至慶喜旛動諸女議曰今吉旛動可往海濱定有贍部洲人漂落至此即便化作美女容儀俱行海際彷徉四顧見有諸人憑託浮物而至於岸諸女各各化為瓔珞莊嚴其

身持上供具告諸人曰善來賢首漂泊洪波
極受辛苦宜應就我居宅共解疲勞時此城
內先有漂泊商人皆收置鐵城漸取充食即
便共諸商人相隨詣宅諸女告曰堂宇衣服
諸有所須隨意受用又我無夫今依汝活願
為儔匹情無間然多諸苑園皆可愛樂又指
庫藏此是贍部洲中所須寶物金銀瑠璃真
珠末尼硨磲碼碯珂貝璧玉赤珠右旋如斯
等物亦隨意取用與我歡居勿生疑慮然此
城南不宜輒往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我不
見有一事迷醉世間可愛可樂貪染繫縛過
女色者當知女人是能沉溺一切男子若諸
男子見女人時即便迷悶荒婬失志於所作
事皆忘次緒勝妙善品不復存心是故苾芻
求解脫者當勤修習離欲之行於諸染境作
不淨觀如是應學時彼商人便與羅刹女歡
娛讌樂積有歲時皆生一子復生一女時商
主師子胤作如是念何意諸女於城南路不
許人行我宜候妻中宵睡熟抽身徐起拔劒
南行觀其所以即如所念夜起南行聞有衆

人悲啼號叫而云苦哉贍部洲痛哉父母兄弟是時商主聞其聲已便大驚怖身毛皆竪次更前行見大鐵城高聳牢固周迴求覓竟無門戶亦不見有人畜蹤跡於此城北有尸利沙樹高出城隅商主登上見城中人遥問之曰汝何人哉號哭於此念贍部洲父母兄弟彼皆告言我是贍部洲人入海取寶當昇舶之日恐遭海難各持版木及以浮囊爲護自身望免其厄既入大海被摩竭魚觸破我船控告無路各持囊版隨風漂泊業命未盡

吹至南岸時有衆女儀貌殊絶齎持供養來至我所作如是言善來賢首我無歸趣以汝爲夫所有舍宅衣服飲食七寶珍奇皆隨意用廣說如前乃至勿生疑慮仍告我等於此城南無宜輒往同居歡讌積有歲時各於已妻皆生一子復生一女時彼諸女見吉旛動知有贍部洲人舶破而至即捉我輩隨次食之餘未食者置鐵城内當食之時現羅刹像儀容可畏長爪鋸牙䫉裂人體飡啖血肉髮爪筋骨無有孑遺乃至滴血墮地以指挑取

并土吞之我次末至處鐵城內每日食一彼諸女者非是人類皆是羅剎君等宜應善自防衛不久亦當還遭此禍是時商主聞斯語已便大驚怖告彼人曰頗有方便仁及我曹免斯苦厄平安吉達還贍部洲不彼便告曰

我無方便可得還至贍部洲中重見鄉國何以故我知業重求脫無緣我等共念穿鐵城下令作孔穴欲求逃難冀免繫縛其城即便更寬數倍復欲踰越而出城遂增高故知我等無緣得脫以待命終君等可有方便得還鄉國商主問曰其事云何彼便告曰我比曾聞於十五日褒灑陀時於虛空中有諸天人作如是語贍部洲人汝無智慧故守愚癡於十五日褒灑陀時不解比行尋求出路每十五日有天馬王名婆羅訶從海而出遊在岸邊食自然香稻無病充溢有大力勢舉首四顧如是三告誰有欲向彼岸還贍部洲君等宜應於十五日褒灑陀時於城北邊大海之際至天馬所待馬語時即便告言我等欲歸彼岸還贍部洲願見提携安隱而去馬所陳

語君當奉行有此方便可還本國時師子胤商主聞彼說已深心奉持讚歎希有即便下樹尋路歸還依舊而卧至天曉已詣彼五百商人之所而告之曰君等宜可俱集其園須有籌議所有妻子並勿隨身時諸商人聞商主語於一園中並皆俱集商主即便具以上事並告衆人復更告曰此等諸女皆是羅刹君等宜應謹自防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七

音釋

讌於甸切合飲也裸郎果切赤體也讎市流切仇也槍千羊切羹臛羹古衡切臛虛郭切肉羹也媾古候切合也輻方六切踵之隴切足跟也鍛丁貫切冶金也伉儷伉口浪切儷呂詣切伉儷配偶也燠乙六切熱也額五革切顙也仕七胤羊晉切繼嗣也旰古案切日晚也汎十八舶汎孚梵切浮也舶傍陌切大船也瓠胡故切匏也